

提问诸子丛书

黄坤明 主编

传统精髓·现代表达

提问孙子

战略巨子
兵学鼻祖

郭志坤 陈雪良 著



孙子之前的军事家们
重于一城一池的得失，
而孙子则开创了
真正的战略时代



提问诸子丛书 黄坤明 主编

提问孙子

战略巨子
兵学鼻祖

郭志坤·陈雪良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提问孙子/郭志坤,陈雪良著.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

(提问诸子丛书/黄坤明主编)

ISBN 978-7-208-14249-7

I. ①提… II. ①郭… ②陈… III. ①孙武—人物研究 IV. ①K825.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303130号

出版统筹 孙 瑜
责任编辑 郭立群
装帧设计 范昊如

· 提问诸子丛书 ·

黄坤明 主编

提 问 孙 子

郭志坤 陈雪良 著

世 纪 出 版 集 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o)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中华商务联合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20×1000 1/16 印张 9.75 插页 4

2017年1月第1版 2017年1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08-14249-7/B·1230

定价 58.00元

总序

黄坤明

读诸子百家书，发觉古贤的思维模式有一个显著特点：善于提问。“孔子入太庙，每事问。”（《论语·八佾(yì)》）这个典故是人们熟知的。说孔子来到祭祀周公的太庙，提问频率之高，问题触及面之广，使亲历其境的人们感到惊异：都说孔子知礼，怎么还提问不断呢？面对发问，孔子的回答既简洁又精彩：“是礼也！”其意是讲，我是个善于提问的人，善于提问才使我真正知礼啊！这是发生在孔子早年的事。“三十而立”后的数十年间，无论是教学弟子，还是答问友朋，或者与列国君臣周旋，孔子都喜欢用提问的方式来探求真知。在诸子中，孔子的影响是最大的，用司马迁的话说，是“学者宗之”的。正因为如此，孔子倡导的提问式思维模式影响了一代又一代文人墨客，成为中华文化的好传统。

提问对人来说真是个奇妙的东西，它会使人兴奋，使人坐卧不安，使人有索解的欲望，使人有不倦的探求精神。一个问题解决了，又会有新的问题产生。任何一个人都永远生存于提问和被提问之中。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说，提问是驱动思想发展的真正的“永动机”。

我们常说，理论始于问题，科学始于问题，我们又何尝不可说，学习始于问题呢？

我们常说，提出问题往往比解决问题还要难，其价值也往往更大。善于提问，敢于提问，正是孔子等先哲留给我们的一份极为珍贵的遗产。

我们着手策划这套有关前贤先哲的丛书的时候，孔子等先哲倡导的

“提问”思维模式一下激活了我们这些后学的思维。先哲们的思想是不朽的。为何不把先哲请到“前台”进行访谈呢？他们的身世如何？他们是怎么生活和学习的？为了传播学说，他们又是怎样远行千里的？说是学习，他们有没有实际意义上的课堂？他们手里捧着的又是何种意义上的“书本”？他们四处游说的学术主旨是什么？……甚至他们穿的服饰、吃的食品、驾的车辆都会在我们的心头形成一个个有情有趣、有滋有味的问题。

有鉴于此，我们将这套丛书取名为“提问诸子丛书”。这里有跨越时空的对话、通俗流畅的语言、富含哲理的剖析、见解独特的解说、图文并茂的装帧、考之有据的典章、实地拍摄的文物图片。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冀望读者能喜欢这套独具特色的图书。

2010年春于杭州

提问孙子

前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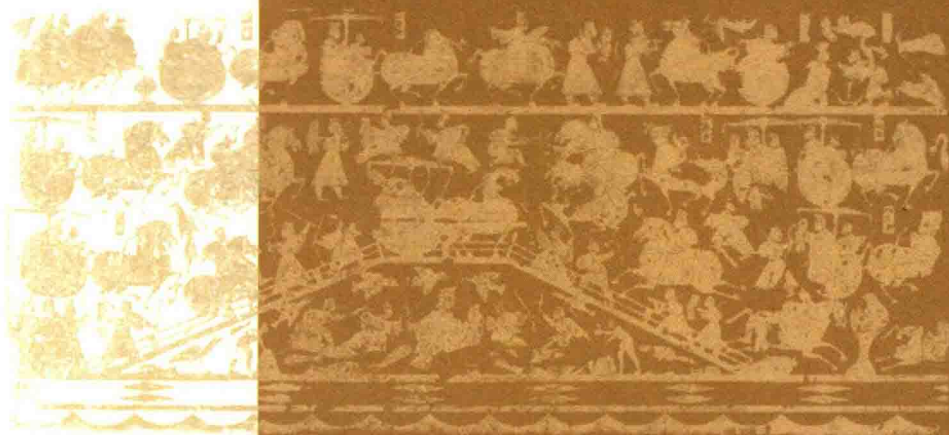
如果说，孔子是华夏民族前无古人的“文圣”的话，那么，孙子则是中国古代当之无愧的“武圣”。他给世人留下的那部《孙子兵法》，被公认为是中国古代最早最杰出的兵书，也是世界军事史上第一部价值连城的伟大军事理论著作，有着“兵学圣典”“百世兵家之师”的美誉，有识见的学人和政治家称之为“东方兵学的鼻祖”“世界古代第一兵书”。“二战”名将蒙哥马利读后，曾经深情地说：“世界上所有的军事院校，都应该把《孙子兵法》一书列为必修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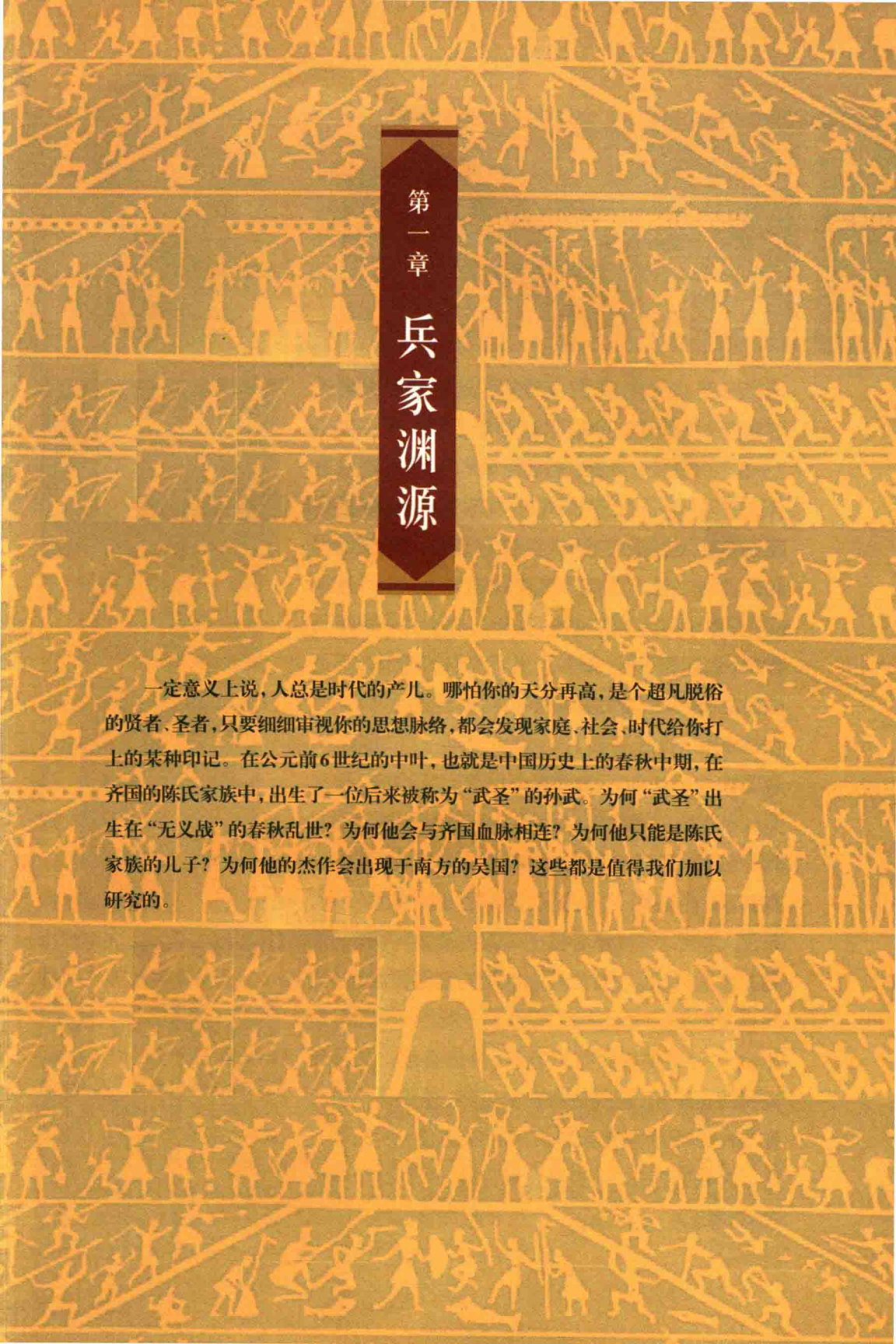
孙子在《孙子兵法》中提出的全国全军的慎战观、因形任势的制胜学、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论、兵贵神速的作战思想，成为永不凋谢的思想之花，时日愈久，愈呈现出它的魅力。这部作品博大精深的思想内涵，犹如一座发掘不尽的富矿，不同时代的人们都可以从中开采到需要的矿源。

两千多年来，整理和研究《孙子兵法》的专著不可胜数。人们已经大大超越纯军事论著的范畴，进而探究这部作品中蕴含着丰富而深刻的哲学、文学、政治、经济元素，从而运用到自己的现实生活中去。当市场经济主宰世界的时日到来之时，又有人将它视为“商战经典”，以为商战中的时间观念、效益问题、经营策略、组织原则、选才用人等，都可以从中寻找到指南。市场经济牵动着当代所有人的每一根神经末梢，看来，这部作品步入“寻常百姓家”只是个时日问题了。

目 录

总 序	1
前 言	1
第一章 兵家渊源	1
第二章 战略巨子	29
第三章 不战而胜	69
第四章 兵者诡道	83
第五章 上智为间	107
第六章 万世兵经	129
后 记	145





第一章 兵家渊源

一定意义上说，人总是时代的产儿。哪怕你的天分再高，是个超凡脱俗的贤者、圣者，只要细细审视你的思想脉络，都会发现家庭、社会、时代给你打上的某种印记。在公元前6世纪的中叶，也就是中国历史上的春秋中期，在齐国的陈氏家族中，出生了一位后来被称为“武圣”的孙武。为何“武圣”出生在“无义战”的春秋乱世？为何他会与齐国血脉相连？为何他只能是陈氏家族的儿子？为何他的杰作会出现于南方的吴国？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加以研究的。

在说您的兵家学说的渊源之前,有一个问题得请教:历史上对于是否真的存在一个作为武圣的“您”,一直存在着分歧,而且争论还相当的激烈。对此,您能否做一点有说服力的解说?



孙子: 错了,你们说对孙武这个人是否真的存在“一直存在着分歧”,这话本身就错了。谁说“一直”有分歧?我看,司马迁写《史记》时就没有什么分歧。司马迁是严肃的,如果有分歧,或感到吃不准时,他会用“或曰”这样的虚笔来表述,以引起读者的注意。“或曰”者,有此一说也。司马迁在《老子韩非列传》中论述老子时,在《孟子荀卿列传》中论述墨子时,都多次用了“或曰”字眼,那是因为的确有不同看法,或事实模糊不清。可是,他在写《孙子吴起列传》时,没有用过一个“或曰”,说明在他看来他写的那些都是确有其事的,而且无可争议的。写我将《兵法》十三篇献给吴王阖闾时,写得是那样的细腻,那样的绘声绘色,不是确有其事、确有其人,太史公能写得出来吗?后来,东汉人赵晔在《吴越春秋·阖闾内传》中写我的传略和事迹时,也没有分歧。他用的笔墨更浓重,描写也更细致。写我孙武帮助伍子胥“十年归报楚王仇”,写得那样的有声有色、有情有趣。司马迁离我四百来年,赵晔离我六七百年,他们都相信我作为一个军事思想家是真实存在过的,你们怎么会以为我的存在“一直存在着分歧”呢?这个观念应该纠正。

司马迁像



《吴越春秋》书影

《吴越春秋》,东汉赵晔撰,是一部记述春秋时期吴、越两国史事为主的史学著作。大量取材于《左传》《国语》《史记》《越绝书》等史籍,但不拘泥于史实,加入一定的虚拟夸张成分,同时又采摭掺入了不少逸闻传说,所记吴越史事远较他书为详,是研究吴越历史和吴越文化的重要文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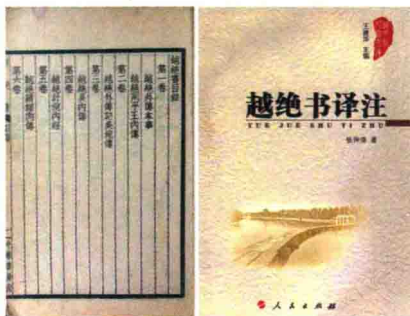
不过，我们读过南宋时大学者叶适的《习学记言》一书，他在书中说：“左氏无（孙武）传。凡司马穰苴、孙武者，皆辩士妄想标指，非事实。”他这样说，后人就有人附和，说这一论断“破千古之惑”。在一些人的心目中，您的是否存在真的成了所谓的“千古之惑”了。先生，您看，对此该怎样解说呢？



叶适像及《习学记言序目》书影

孙子：叶适其人是公元十二三世纪的人，离我已有一千七百来年。他说的话与离我较近的司马迁说的话，谁更靠得住，不用我辩白，应该是不言自明的。叶适是南宋后期的大学问家，由他带领的永嘉学派主张的事功精神，我很崇敬，但唯有首创说“我”这个人是“妄想”出来的这件事使我很不高兴。

凡是《左传》无传的人都是靠不住的？不见得。我可以作这样的解说：其一，春秋二百四十年间，行事不见于经传者多矣，尤其不见于《左传》的，不独我孙武一人。《左传》是儒家经典，对像我这样离经叛道的兵家中人，看不上眼以至于弃而不置笔墨，也是在情理中的事。其二，我孙武大破楚军后，虽说还参与了一些吴国的国事，但看到后期吴王阖间的变态、新吴王夫差的专横，就决意退隐了。尤其是目睹自己的密友伍子胥的悲苦结局，也就立意功成而不受官，将战功全归于子胥，所以《左传》不著我名也就顺理成章了。其三，《左传》以鲁史、晋史为底本，写人记事以中原诸国为主，对地僻南隅的吴国事记得不多，也是可理解的。其四，《越绝书》为东汉初年人根据吴越旧有史料整理而成，整理人为吴越人，东汉去古未远，书中记述应是靠得住的。其中说吴有“孙武之冢”，既有死后的“冢”，那当然得有生前的“人”了。怀疑我这个人的存在实在是大笑话一个了。



《越绝书》（目录）及《越绝书译注》书影

《越绝书》所记载的内容以春秋末年至战国初期吴越争霸的历史事实为主干，上溯夏禹，下迄两汉，旁及诸侯列国，对这一历史时期吴越地区的政治、经济、军事、天文、地理、历法、语言等多有所涉及。

后世有人说，《孙子兵法》书中的某些记述与先生作为春秋时人对不上号，从而怀疑该书是否真是孙武所著。比如，《孙子兵法·作战》：“凡用兵之法，驰车千驷，革车千乘，带甲十万。”清代大学者姚鼐就质疑说：“春秋大国用兵不过数百乘，未有兴师十万者也。”（《姚鼐传全集》）由此推断出《孙子兵法》一书“实非孙武所著”，这种推断似乎也有些许道理，您说呢？



姚鼐像

姚鼐，字姬传，清代著名散文家，与方苞、刘大櫆称为“桐城三祖”。任礼部主事、四库全书纂修官等，年才四十，辞官南归，先后主讲于扬州梅花、江南紫阳、南京钟山等地书院四十多年。著有《惜抱轩全集》等。

孙子：这是因为相当多的学问家没有将春秋中后期各国兵力的实际情况弄准确所至。我是春秋中期偏后的人，当时一些大中国家的实际兵力已经超过十万。就拿晋国来说，在春秋中晚期，据史籍记载兵力至少达四千九百乘，一乘以三十人计，则有十五万上下的兵员，还不包括徒步而行的军队。吴鲁齐艾陵之战，齐国丧失兵车八百乘，全部兵力有数千乘，说这时齐国有兵员十余万不为过。楚国楚灵王时，陈、蔡等四县的兵力有四千乘。陈、曹在春秋时期只能算是二三等国家，兵力也有十来万人，这足以证明我所说的“驰车千驷，革车千乘，带甲十万”是真实的。从秦始皇陵铜车马的豪华气派也可想象当年车乘的盛况。最为有力的证据是，战国时骑兵才兴起，而在《孙子兵法》一书中没有提到“骑卒”，甚至全书没有一个“骑”字，凡说战争，全数说的是车战，这更充分说明书中内容与我的春秋时生年是完全吻合的。

秦始皇陵铜车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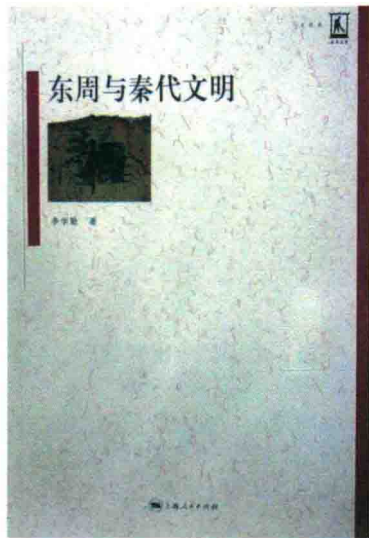
《孙子兵法》中有五次称“君”为“主”，清代的大学者姚鼐以为：“田齐、三晋为诸侯，臣乃称君为主。‘主’在春秋时，大夫称也”（《姚鼐传全集》）。意思是说，在春秋时，大夫的属僚称大夫为“主”，只有到战国时才把国君称为“主”。《孙子兵法》一书称国君为“主”，可见该书不是春秋时作品，当然也不是您的作品了。后来不少人都附会这种说法，因为老子说过“奈何万乘之主，而以身轻天下”（《老子·二十六》）这样的话，钱穆还定老子为战国时作品呢！一个“主”字，成了一个久疑不决的悬案，对此，您作何解说？



李学勤像

李学勤，著名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他注重将文献与考古学、古文字学成果相结合，在甲骨学、青铜器及其铭文、战国文字、简帛学，以及与其相关的历史文化研究等领域，均有重要建树。

孙子：这里面的学问似乎更大，解开这一悬案不易。1985年，李学勤发表《东周与秦代文明》一书，其中说到陈璋壶铭“惟王五年”时，指出：“或读‘王’字为‘主’是不对的，田齐陶文，‘王’字常有上面一点。”老子为陈国人，陈田一姓，齐国陈田氏有“王”字上面加点的习惯。因此，“万乘之主”，实为“万乘之王”。后来马王堆汉墓帛书《老子》皆作“万乘之王”。我的情况与老子一样，我的祖上也是陈国人，又世居齐地，《孙子兵法》一书中的“主”字，亦当作“王”解，这样与春秋时代的称谓没什么冲突了。



《东周与秦代文明》书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孙子兵法·九地》篇中有这样的说法：“霸王之兵，伐大国，则其众不得聚；威加于敌，则其交不得合。”这是讲“霸王之兵”的战斗神速，敌人还来不及聚集全国的力量，敌人的盟国还来不及救助，就一下把它打败了。问题是，有些学者提出，“霸王”一词见于战国时著作中，因此断定该书非春秋时的您孙武所著。这样判定，您心服吗？



孙子：当然不服。其一，在春秋时期及其以前很长的历史时期中，“伯”“霸”可以互训。《史记·齐太公世家》：“昭公元年，晋文公败楚于城濮，而会诸侯于践土，朝周，天子使晋称伯。”张守节《正义》：“伯音霸。”其实义亦为霸。其二，其实，这里我说的“霸王”，就是“王”字上有一点点的“主”字。上面说了，齐国陈田氏有在“王”字上加点的习惯，有时，又会有“主”字去点的习惯，这种习惯在《国语》等书中也有，把“霸王”与“霸主”混用。因为用了“霸王”一词就断定是战国时用语，是武断的。后世学者认定，战国初期的军事家吴起深受我思想影响，把我和吴起连称为“孙吴”，仅此一端，也可说明我当处在其前的春秋时代。

吴起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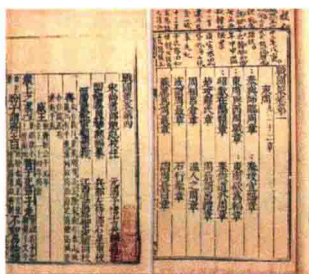
吴起，战国初期著名的政治改革家，卓越的军事家。后世把他和孙武连称“孙吴”，著有《吴子》，《吴子》与《孙子》又合称《孙吴兵法》，在中国古代军事典籍中占有重要地位。吴起，深受到孙武军事思想的影响。今存《吴子·料敌》篇记吴起曰：“所谓见可而进，知难而退也。”这段话，显然是《孙子》关于“料敌知胜，计险厄远近”“进不求名，退不避罪”（《地形》篇）论述的详解和发挥。

《吴子兵法》书影（中国出版社出版）

《吴子兵法·论兵》篇记吴起教给魏武侯的战术云：“以近待远，以佚待劳，以饱待饥。”这就是孙武“四治”战法中“治力”的战法。吴起所使用的语言，也与《孙子兵法·军争》篇一样。



日本学者斋藤拙堂认为，孙武与孙臆实为一人。《孙子兵法》十三篇说的“军旁有险阻”（《行军》）与载于《战国策》的孙臆言“马陵道狭，而旁多阻险”相似；“攻其懈怠，出其不意”（《计》）与孙臆的“攻其无备，出其不意”相似，以此推断两者只是传抄中的异文而已，实为一个“孙子”所作。世间究竟有两个孙子，还是实只有一个孙子，这您能说清楚吗？



《战国策》书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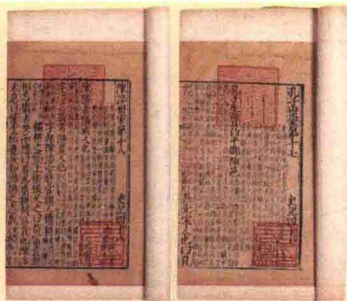
秦昭王时有人献书曰：“有蛇于此，击其尾，其首救；击其首，其尾救；击其中身，首尾皆救。今梁王，天下之中身也。”（《战国策·魏四》）这里所用的蛇的比喻，显然出自《孙子兵法·九地》篇，战国时代的游说之士，能如此灵活地运用《孙子兵法》中的譬喻来论述军政大事，足见其书已深入到千家万户，为广大知识阶层所掌握。

孙子：这一点，20世纪的地下发掘把问题本身就说清楚了。1972年4月，山东临沂银雀山发掘汉墓墓葬，有《孙子兵法》竹简二百余枚，二千四百余字，又有《孙臆兵法》四百余枚，一万一千余字。可见，孙武与孙臆是两个时代的两个人，这一点应该清楚了，而且两人各有兵法传世，其内容是同中有异。当然，两个孙子也不是完全没有关系，孙臆是我传世的后人，当然是血脉相通的。



银雀山汉墓竹简博物馆

下面要讨论的是您究竟是何方神圣的问题。史书上,有的说:“孙子武者,齐人也。以《兵法》见于吴王阖闾。”(《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而有的史书则说:“孙子者,名武,吴人也。善为兵法,辟隐深居,世人莫知其能。”(《吴越春秋·阖闾内传》)一说吴人,一说齐人,孰是孰非?



孙子: 其实,你们还没有引全,还有人说我是陈人的呢! 我的祖上的确是陈国人。确切的世系记载,是从舜的后代虞阍父开始的。周武王伐纣时,虞阍父当陶正之官,执掌陶器的制作,管理制陶的百工。由于他管理有方,又因为他是舜的后代,周武王就将长女大姬嫁给了阍父之子满,把他封在今河南淮阳一带,建立了历史上的陈国。满称胡公,除被赐姓妫外,又以陈为氏,称为胡公满。“陈”“孙”与“舜”的音相近,可能以此封国来怀念远祖舜帝的意思吧!

《史记》书影

舜帝雕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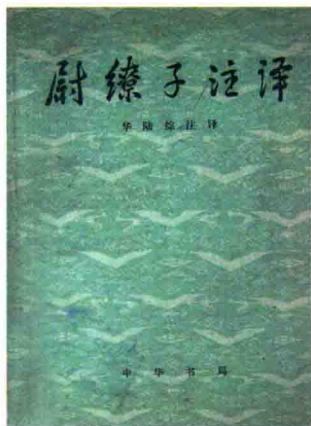


临淄齐国故城

既是陈人，那么后来怎么在人们心目中又成了齐人呢？

孙子：这倒是该说清楚的。自胡公满开始，经十二代世传，到桓公时，陈国发生内乱。桓公想传位给自己的儿子陈免，他的弟弟陈佗不服气，杀太子陈免而自立，这就是陈废公。陈废公的日子也过得不太平，数年后又被自己的一个弟弟陈林所杀，这就是庄公。庄公不久又死于非命，大臣们推立起了陈臼，是为宣公。这时，庄公一位小弟——陈完，怕这样斗来斗去，最终会祸及自身，就带领妻女出走齐国。陈完是我孙武的先祖。

当时正是齐国的盛世，国君齐桓公十分看重这个相貌堂堂又出于世家大族的年轻人陈完。齐桓公想直接命他为卿。陈完推辞了，说还是做点实际的事儿吧！于是，桓公让他担当“工正”，相当于后世的工业部长。陈完干得很尽心，也很有成绩，齐桓公就封给他一块采邑。为感恩答谢，陈完改姓为“田”，从此田氏一门就在齐国成家立业，越来越兴旺发达。因此，说我是齐人，也是对的。



《尉繚子注译》书影（中华书局出版）

《尉繚子》是中国古代的一部重要的兵书。对作者、成书年代，历代都颇有争议，但该书透露出一个重要信息：尉繚对孙武十分佩服。《尉繚子·制谈》称：“有提十万之众而天下莫当者谁？曰桓公也；有提七万之众而天下莫当者谁？曰吴起也；有提三万之众而天下莫当者谁？曰武子也。”这里的“武子”即孙武。他认为孙武的军事艺术超过齐桓公和吴起，在春秋战国间首屈一指。

这陈完率领的陈氏(田氏)一门,在齐国建功立业,这对您孙武的兵家渊源有直接的关系吗?

孙子: 有,太有关系了。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陈门立足于齐国,好比是植根于兵家的肥土沃壤之中。司马迁描述齐地时说:“齐带山海,膏壤千里。……其俗宽缓阔达,而足智,好议论。地重,难动摇。民怯于众斗,勇于持刺,故多劫人者,大国之风也。其中具五民。”(《史记·货殖列传》)太史公的这段话,可以看成是齐地天文环境和人文民风的背景资料。我的兵法是十分强调“天”“地”“道”诸方面因素的。司马迁这里讲的正是这样一些因素。齐国依山靠海,有大片肥沃的土地,这讲的是天和地,讲的是自然。“道”实际上是讲人。这里的人民从容豁达、足智多谋、好发议论,特别是“地重,难动摇”——人的质地稳重,思绪少摇摆。而且这里的民众来自五方,司马迁称为“五民”。这是一种古代融会五方的海派文化。海派文化融会到战事之中,就大大激活了战略战术思想。这些都是产生大兵家、大战略家的真正的肥沃土壤。



《韩非子》书影

《韩非子·五蠹》篇说:“境内皆言兵,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所谓“孙、吴之书”,即指《孙子兵法》《孙臆兵法》和《吴子》。足见战国后期,孙子、吴起成为人们最崇拜的军事家。

《史记》书影(左为中华书局出版)

